



时代写作
EPOCHAL LITERATURE

蔡
然
著

99 998 574319004

季
节

盛
大



时代文艺出版社



* T168312 *

粲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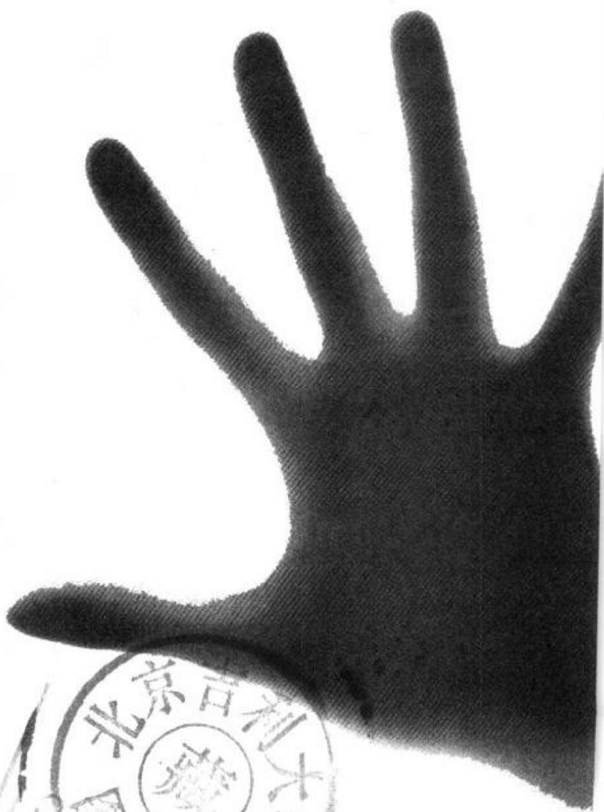
著

季
节

盛大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 DAI XIE ZUO XI LIE



ABZ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节盛大 / 槲然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0

(时代写作系列)

ISBN 7 - 5387 - 1701 - 3

I. 季… II. 槲…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4427 号

季节盛大

作 者: 槲 然

选题策划: 彭想林

责任编辑: 邢爱光

责任校对: 邢爱光

装帧设计: 王丽娟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刷: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108 千字

印 张: 11.5

插图: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01 - 3 / I · 161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粲
然

CAN RAN



粲然,1978年生,福建师大中文系在读研究生,号称福建小说界的小小传奇。评论家李敬泽评其《季节盛大》是“具有奇观性的灿烂眩目的小说,介于魔界和人界之间。”



作者简介

序

陈庆元

世界杯的狼烟猛烧着，很多的男人，还有一部分为了观赏球星酷劲的美眉们正在大喊大叫，我突然正色地说，喊什么叫什么，我也踢过足球呢！众人的目光一下聚焦过来，仿佛我是外星人似的。我确实踢过足球，那是少年的时代，位置大概是中后卫之类。我非常羡慕司职前锋的一个叫阿海的男孩，长发飘洒，左盘右带地过人，他是我心目中的球星。我也有偶像，那是我爸同事的一个弟弟，两腿贼粗，他曾经代表厦门队参加过全国比赛。我的足球生涯，是随着一双新球鞋的丢失而告结束的。大约是我方踢胜了一场球，兴奋得忘乎所以，脱掉鞋子凉快，回家时竟给忘了。看现在这模样，要人相信我踢过球，似乎有些难。

和人们不相信我踢过球有些相类，起初我也不太相

信桀然能写小说。桀然最初投到我门下的那个暑假，给我留了一封信，信上还画了一个扎着辫子的小人，脸上还有桀然一笑的表情，当然，那就是她。她说，闲着也是闲着，就写小说，而且是武侠的。桀然一脸的清纯，说起话来有点嗲，好像初中刚升高中似的，要不是我的研究生，怎么说，我也很难相信她已经读过大学。人们的思维定势常常是以貌论人。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叨念，那个武侠长篇不知写得怎样了？桀然入学后，交给我第一篇小说取材于古典名著“三言”，讲的是蒋兴哥和那件珍珠衫的题外故事。那时，大概还没用电脑写作，用圆珠笔写在厚厚的纸上，不长，四、五页的光景，只觉得她有些想象力，但仍然不敢期望她将来在这方面成什么大气候。现在细细想来，或许和我自己写作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十几岁的时候，我发表过诗，对自己的散文还比较自负，甚至还改编过剧本，当然，也曾经尝试过小说，但是没有成功，总觉得写小说最难。

桀然很快就表现出她特有的天赋，接二连三在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了一系列的小说，并且得到某出版社的垂青。马上就要结集出版了，她要我作一篇序。对她的小说，不少评论家已经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不知说些什么好。电话那头传来桀然的声音：那就说些天气什么的吧。

所谓天气什么的，那就是随便说，无拘无束的意思。

那就说说海吧。我和桀然都出生在小城厦门，都曾先后就读于同一所中学，可以说是“同乡”加上校友。她的外婆家在厦门港的大学路，与大学路近在咫尺的一条小巷里也曾经住着我的外婆。前年暑假过后，桀然回校，裸露的两只胳膊红黑红黑，她说是游泳晒的；说实在，我也很喜欢把自己弄得像黑非洲似的，记得有那么两三年，海边和泳池边的曝晒仍嫌不够还非要在阳台上把自己晾晾不可。外婆的厦门湾，阳光、海浪、沙滩，给了我许许多多非常美妙东西，这种种的美妙，可能潜入于我的体魄，也可能潜行于我的性格与精神之中。桀然外婆的厦门湾，阳光、海浪、沙滩，则更多地反映在她的作品中。若干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致大海的诗，其中有这样的思考：大海让勇敢者更加威猛，使懦弱者更加深深感到恐惧。桀然的笔是轻灵的、细腻的，然而却不纤弱。从《走阳光》中女主人公对那些柔弱无用的男孩的鄙视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有一种阳刚之气在那儿涌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潜在于作者意识中的大海的力量所致？我发觉，桀然特别钟爱着大海，或许，她从阳光、海浪、沙滩的厦门湾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灵感。大海给人一种神秘感，而这种神秘感，又常常引发人们无边际的遐想。国外的不说，就说咱们古老的中国吧。《山海经》十八卷，其中《海外经》多达七卷，什么比翼、交胫之人，什么一目、无肠之国，难怪孩童的鲁迅对它如此地着迷。传说海外还有三神山，秦皇、汉武或亲自寻访，或派人往寻不死之药。写惯了媚人狐

狸的蒲松龄也不忘匀出笔墨，给后人留下一篇抒情诗《海市》。发辫湿漉漉的，衣裙湿漉漉的，沙滩上留着好一长串的脚步，这样的女孩也许太平凡了，但是面对着大海的粲然，却能以一个女孩独特的眼光，写出她对社会、对人的生命、对青春友谊和爱的种种思考，而且这些思考又常常以她所钟爱的大海为背景。中国的海岸线很长，经济发达的省市也基本上集中在沿海，也就是说，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海洋文化资源，然而，我不能不时常感叹中国海洋文学的贫乏。粲然的小说大多以海洋文化作为背景，现在来评价她的小说对海洋文学的贡献似乎为时过早，但我期待她的“海洋小说”今后能有更大的突破。

粲然还在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并且很快就要进入论文写作的阶段。有人对我说，凭借粲然的聪明，假如她全力去做研究工作，中国就可能多一个学者。我对他说，假如粲然不在课余努力从事创作，中国可能就会减少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开始十分强调科研，强调论文的发表——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大陆高等院校和世界名校的差距主要也是表现在科研成果方面。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偏差，例如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相当一部分论文是低水平的重复；再如，对不同的学科有时过于强求一律。就后一点而言，某些技艺性特强的学科，例如音乐、美术、体育，除了少数专门从事理论的教师外，窃以为其他教师还是应当有自己技艺方面的特长，如果某人的水

平得到同行和社会的广泛认可，那么他就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中文系的教师当然也应做研究工作，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如果有部分教师能从事创作，即便他们的论文相对写得少一点，恐怕也不是坏事。一所大学中文系的牌子固然要靠学问专深、著作等身的专家、教授去创，但如果出上那么几个、甚或一两个既是科班出身，又有较大影响的作家、诗人，那么它的牌子或许就更响了。桀然是在注重学术而不甚看重创作的氛围中开始她的写作的，起初还有些遮遮掩掩，有一种“负罪感”似的。后来，慢慢自然些了。你认为怎样生活可以得到快乐，那你就那样生活吧；桀然在写作中得到快乐，那么，就写作吧！创作给桀然带来快乐，快乐又促成她的创作。我常常作为她较早的读者，和她分享着快乐。

2001年夏天，我和桀然有川中之游，到江油瞻仰诗仙李白故居，到九寨沟观赏童话般的世界，最后一站是成都，成都的最后一站是青城山。“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杜甫）拾石级而上，凭借充沛的体力，不知不觉，就把大伙都拉在后面了。峰顶的上清宫已经可以望见，只有一、二里之遥。可是突然却觉得离开大队人马太远不好，不知是否会让他们担心。于是飞奔而下，只见大伙儿三三两两席地闲聊。不知桀然怎么想，我是下了山一直觉得遗憾。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今天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今天不是大队人马出游，或者我们再加快一点脚步，不是早就可以登上峰巅，俯望川

西千里平原，岷江滚滚而来了吗？在槩然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之际，回想去年西游川中，一则以示不忘旧事，再则也与槩然一起思考，生活中往往有不少可以启发人深思的东西。

今天天气极好，太阳艳丽，天色深蓝深蓝。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又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于福州烟台山西南麓华庐

序	陈庆元 1
海市	1
爱情神话	15
肥妞	24
坟墓里的人	30
花非花	48
走,走,走	61
解救	75
久栖	95
朗朗春天好	114
目光流转	135
暮旦	162
捏瓦匠的另外一个死亡	177
宁城出塞	188
惘然记——坐在礁石上望台湾海峡 ..	192
巫山	209
珍珠衫 玉石海螺 偷情而已	227
季节盛大	248

神显灵	289
山鬼(绝色之一)	299
招魂红(绝色之二)	311
走日光(绝色之三)	325
附录: 粲然三部曲——关于粲然小说的一些札记	344
..... 郑国庆	

海 市

——致王羲、叶菁

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

那时，我们挣扎着从海里走出来。一踩着沙地，有些孩子便头也不回地朝前跑。煤油灯和阿则紧追了几步，跟在他们身后吆喝着。他们俩赤裸着身子，通体黝黑，在阳光下显得灵活有力。跑在最前面的孩子转过身来，他脸色苍白，两眼红肿，大声地冲着我们喊：“你们会死的！”剩下的孩子也络绎回过头，跟着喊：“死！死！死！”一声声叠加上去，像声嘶力竭的感叹号。接着沙滩上就彻底沉默下来，那些孩子渐渐跑远了。

我转过头看着大海。现在她像马蹄莲树上掉落的叶子，善良单纯。引起我们惊恐的事物早已幻化烟霞，正在地平线上隐没。它们不往天上浮，也不为海水所吞没。它们只是膨胀了，越来越稀薄，让我想到姑姑那件红色毛线衣。昨天晚上，姑姑用力扯动线头，它逐渐变了形，在姑

姑手上越来越大，最后成了线团，锁在我家阁楼的柜子里。

煤油灯和阿则站在我身后，后来他们说：天就要黑了。他们说的是实话，在这样人烟稀少的浅秋，一交睫，海岛的日光就无影无踪。我们又在海沙滩上站了一会，甚至踮着脚尖极目眺望，好像三个英勇的斗士。但最终，海面上连一丝白色的云、红色的霞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月亮紧跟着出来，它的光流动在谁家灶台上溢泄出浓烈的芹菜汤与鸡蛋花香味之后，更显得夜里海上的风总是很凉。

我们转过身，走过沙滩，朝棕榈树掩映的小径上走。大家都有点沮丧，煤油灯把衣服里包裹的贝壳拿出来，夹在脚趾缝隙里，叉开两腿，像只大胖企鹅翘着屁股。但谁也没有笑。他矮短的影子被偶尔人家玻璃上的灯光拉得格外长，盖在我和阿则身上。十六岁的阿则就在这样的黑暗中，又把手伸到我怀里。

“哎，我说，就回家么？”阿则边问，他回过头对我露出雪白的牙齿，好像把刚才的事情都忘记了，又高兴又激动。

“咱们到老房子那边去，怎么样？”煤油灯在前头提议说。他很专注地走着他的路，有时候还蹦跳几下。那些我们下午捡到的美丽贝壳从他脚趾里滚下来，满路上都是，他不去捡。

他们说的老房子在路的转角，小径一直朝最纵深去的地方。那里的地，据说就要开发成旅游度假村，政府命令老旧的房子都必须拆除。于是人们陆续搬走。那里夜

里没有灯光，整个夏天，都是我们孩子的迷宫乐园。

我们三个人站在最古老的那栋房子前，我们身后是一棵扭曲得不成样子的榕树，胡子长长地直要垂到地上。煤油灯在黑暗中触到榕须，好像吓了一跳，他气乎乎地说：“小米，榕树胡子和你的头发一样，又枯又黄又卷！”他甚至还吐了口痰在地上。然而，这里那么安静，他的声音越发显得大，好像就在我们耳膜上震响。大家又都哆嗦了一下。我的头发贴在额头上，被风撩起来，在眼前张舞。

阿则向我保证说，这栋房子早已无人居住。他们俩顺着水管向上爬时，我在下面观望。这些据说是殖民地时期建造的房子，壁上有许多奢侈浮华的花朵。在我眼里，它们从没有鲜艳的日子，稀疏的野草在石刻上茁壮地焕发，间或还有青苔。它们逐渐吞噬那些呆板的图案，耀武扬威。现在，在暗处，我把手伸过去，触摸着这些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形状，心开始剧烈跳动。

“你快上来啊！”煤油灯从屋子最顶层探下身来，小声地喊。

我开始向上爬。觉得很害怕。颤抖像水波，从腿肚子扩散到全身。当我沿着水管经过那些漆黑的窗口，我身上的毛孔便如竖起的野草朝外倾伏。接着我真的看到一只胳膊，它自一扇半开的窗户后面突然出现，一把捉住我。一声巨大的尖叫从我心脏里迸发出来，震得我双颊发酸……

我模糊听到另外一些吆喝声，接着阿则和煤油灯的身影飞快地滑落下去。他们跑得那么快，甚至不看我一眼。

这一天受的惊吓够多了，我不想动，光着脚，呆呆地笔直地，站在水管上。

“你要闭上眼睛。”那人弯下腰对我说。我们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站了一会，他突然张开手掌放在我颧骨之上。我的睫毛在他掌心下扑扇，觉得黑暗越发幽深、潮湿、带着手汗味道。他叫我跟着他，我们就在暗地里相扶着走起来。他的左手绕过我的脑后，没有离开我的脸，右手则拿着拐杖。我和他并肩靠着，听到自己牙齿的声音。“哦，”他说，“你的脸怎么那么凉。”接着我们都不说话，像巨大的五足怪兽朝前一起迈开脚。

这段路途不长，他引导着我，好像经过一条通道，走到另一间房间里去。我听到他按动按钮的声音，接着，他把手放开来，说：“这样你就不觉得灯光刺眼了吧。”

我把眼睛张开，发现自己站在一间小屋子里，白炽灯很昏暗，这里除了床，只有一个书架。那个抓住我的男人，是个老人。他现在看着我，皱纹下面的眼睛又大又亮。

我松了口气，叫他：“爷爷。”

他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如实说了。他看了看我，转过身蹲下来。地板上的电饭煲里，正熬着滚烫的小米粥，米汤“噼啦噼啦”响动。这样的声响，让我想起阿则他们拍打篮球的声音。现在，这里很安静，四周没有灯。我

身上粘乎乎的，统统是腥咸的海水和汗的痕迹。另外，除了让我羞赧的体味，我还嗅到蚊香的味道，它在这间屋子里显得那么浓烈，可是，我却找不到它的踪影。也许，烧光了，随着风四处去了。我看着四下洞开的窗户，也就这样想。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渴睡，不加掩饰地打着哈欠。

“吃碗饭，回家去吧。”老人对我说。他把肉酱加在舀好的饭里，递给我。我摇摇头站起来。他看看我，突然嘴角咧开笑了，“你怎么这么害怕呢？”他问：“我在集市上还见过你呢。”

我迟疑着，幻象与现实难以分辨。我现在才意识到，在老人放下双手，灯光重现时，我才真实地回到陆地上来。这样的想法顿时叫我委屈了，觉得自己很孤独。“我看到了……”我战战兢兢地说出后面两个字，“海市。”

老人别过头来认真看了看我的脸。我不说话，但是身体终于颤抖起来，和下午跑走的那些怯懦的孩子一样。在海面斑驳光线上突然出现的事物此刻又浮现在这个幽暗的屋子里，我要像水那样化掉了。我想起那一刹那我昂头所见的蓝天，熟悉又蓦然陌生的海洋以及肆意朝我们扩展的幻象，感觉自己的肌肤如丛林滋长，我要把我的想法我的心灵埋葬起来，掩埋在毛细血管最深处，让它们无所洞察绝不害怕。

老人把手放在我额头上，他不说什么。他手上那点温暖又在我身上开始流传。我紧咬的牙关松了！抬起眼来看老人。他叹了口气，他把我拥到怀里，我终于哭

SHIDA XIEZUO XILIE